

在柳巷穿行

吴素荣

初到省城时,因为孩子在五中上学,单位又在北大街附近,我几乎天天穿行于柳巷。

这条有300多年商业历史的巷子,位于太原市中心,在当时拥有“中国四大夜市”之一、“华北地区最大的夜市”之美誉,其繁华热闹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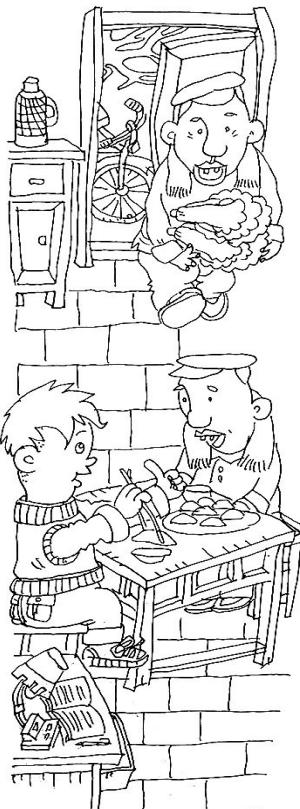
因车技太差,上班挤公交车是我的常态。令人苦恼的是,这条线只有一趟车,又经过闹市,往往半小时的路得估上一个小时。尤其是周一,赶上上班高峰,车上大多满员,连上客门的空地都挤着四五个人,有时还需在前门刷了卡从后门上去,经常就眼巴巴地瞅着该坐的车从眼前驶过,再老老实实地等下一趟。侥幸挤上了,也好不到哪里去。偌大的车厢里,没有一点空隙。上班的、赶路的、做生意的……看不出身份的男女汇在一起,被塞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你挨我,我挤你,却又各自封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那时,一直盼着这趟车能绕开柳巷,或者多加几个车次。

车到柳巷,下车的人陡然增多,车厢内顿时宽松了许多,这时,往往可以拣个座位侥幸坐上几站。靠在临窗的座位上,目光不由探向窗外,雅戈尔、真维斯、意尔康、肯德基、六味斋、双合成、周大福、老庙黄金……各种类型、各个档次的店铺时不时跃入视线,货真价实地显示着柳巷的商业实力和繁荣。大概是女人的天性使然,我最关心的是服装店,瞅着某个女模特的衣着,想象着自己穿上的效果,美滋滋地盘算着哪天路过时进去试试。

店前是匆忙的人流,南来的、北往的、骑车的、步行的,鞭子赶了似的,一个比一个急,一辆比一辆快。

最享受的是傍晚下班时,和爱人相约从各自的单位到柳北会合,然后步行回家。冬天白天短,我们见面时,街灯早已亮了起来,铜锣湾的夜市也拉开了帷幕。白日里不显山露水的地方,到了夜晚完全是另外的景象——热闹、繁华、张扬。露天摊铺密密匝匝的,感觉连只麻雀都钻不进去,男女服装、儿童玩具、床上用品、日用百货应有尽有。但我一次都没去逛过,只是偶尔停下来,在远处观望。里面人太杂、太吵,不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只老老实实地顺着马路在人行道上走,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流,边溜达,边聊天,任五颜六色的灯光在头顶上闪来闪去,听各家商铺夸张的乐音撞击耳膜。还常会莫名其妙地想起传说中救过明朝大将军常遇春的那位孤寡老人柳氏,胡乱猜想当年的情景,想象着后来绿柳成荫、枝条婀娜的满巷柳树,就常和爱人慨叹,在太原读书时只知道来柳巷转悠,竟一次都没考证过“柳巷”街名的由来,也不曾留意街巷里绿着的柳树。

时光荏苒,搬离青年路已近十年,在柳巷穿行也成了一种奢望。那日,去柳巷附近的一家书店逛完后拐进柳巷,看着不同店铺各色灯光映衬下的人流,南来北往,行色匆匆,似曾相识,却又分明有了诸多变化。于是想,等有空时,一定过来,好好在柳巷走一趟。



王斌礼 绘

冬至冻白菜饺子

吴保元

说起冬日里难忘的美食,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记的,是1974年冬至那天,我们吃的冻白菜饺子。

1974年5月,我喜得一子。由于工作单位离家较远,约有20里地,当时又没有公交车,交通十分不便,所以就携妻带子,一起住在厂里的简易宿舍。冬至不是厂休日,我也就没往心里去。

没想到,冬至那天中午11点左右,我的父亲竟然冒着零下10摄氏度的严寒,从我家先坐十几站电车,下了电车再步行近10里地,到厂里来看我们。老爸带来的礼物竟然是两棵冻白菜。这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但当年物质匮乏,食品短缺,就这两棵冻了的白菜,还是老父亲在蔬菜门市部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才好不容易买到的。

看到父亲,我才想起来冬至这事。太原人过冬至的习俗是吃饺子。于是,全家人马上动手,开始做饺子。幸好家里有两个给孩子准备的鸡蛋,我简单炒了一下,又找了些粉条和白菜拌在一起,做成饺子馅。要和面了,一看白面,只有一小碗,根本不够吃,无奈又掺了些红面(高粱面)进去。就这样,二面包的冻白菜饺子做好了,我们全家三代人围着火炉,吃了一次别有风味的冬至饺子。

二面冻白菜饺子,没肉少油,和现在各种各样的美食无法可比,可是却饱含着浓浓的父爱和亲情,吃在嘴里,暖在心里。几十年了,都让我不能忘怀。

握紧你的幸福

杨改桃

好友说,自从胃病严重不能进食,特别想念那些在街边吃烧烤喝啤酒的日子,想念夏天的雪糕和冬天的羊汤,想念一家人围在灯下热闹吃饭的场景,真想回到过去,哪一天都行,那些当时觉得平淡无奇的日子,现在却令人无比怀念。

人就是这样,失去才知道珍贵。太多的人,经历了生活中艰难的苦痛,疯狂地想回到过去,回到过去平凡平常平淡的日子里。因为我们都是后来才懂,那些健康平淡而安静的日子,才是真正幸福的时光。

而人心无涯,拥有的时候,从来不知道珍惜。生活中太多的欲望或无中生有,把自己推向深渊,一步一步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岁月静好”,一定是经过了生死劫度、大苦大悲的人总结出来的,那些一直生活在静好中的人们,永远不可能理解

“平淡”这种幸福的难能可贵。刷锅洗碗,一日三餐;布衣柴门,夫妻对坐;朗朗明月,窃窃私语;亲邻往来,儿女绕堂……其实幸福很简单,幸福很琐碎,幸福很卑微,幸福常常不值一提,但丢掉的人,必定痛不欲生。

这是人间真正的悲剧。我们浪费了大把的静好岁月想入非非,欲望却无止无尽,求钱、求权、求名、求爱,放弃真实走向虚幻。总有一天你会痛悟,你想要的,将是你永远无法抵达的终点,因为欲望踏着天梯,越爬越高。当时摄取你灵魂的那条忘川,来到你的一瞬间,也已离开你。旧时的惊鸿一瞥,早已草木成灰。

请握紧你的幸福,要比握紧你的钱袋子更用力更用心,因为幸福一旦从手里溜掉,就无影无踪。

香美大烩菜

乡草



图片来源于百度网

绪。她先把菜刀在面盆边棱上蹭十来下,让刀刃更加锋利,然后开始切菜。她的手已干瘦粗糙,青筋暴露,但动作娴熟麻利。一会儿,白菜就变成菱形状,山药蛋变成滚刀块。她先把切好的白菜铺在锅底,然后是山药蛋、粉条、海带、自己炸的丸子,从下到上依次放进锅里,在小黑瓷罐里挑一筷子老黑酱放在上面,最后挖两勺小炒肉,撒一小撮食盐,再倒半瓢开水,一切准备就绪。

大年初一,她还是第一个起床,把准备好的大铁锅蹲在灶口上,先用大火猛攻,开锅后,再微火慢炖。大约半小时,铁锅“咕嘟咕嘟”地冒着气,妈妈用铁铲上下翻动,让每一种菜肴都均匀入味。烩菜扑鼻的香气在两间窑洞里氤氲弥散,我们全家围坐一起,品菜小酌,不一会儿就吃得满身热乎,简单幸福的滋味在心中荡漾。

那年去哈尔滨,在一家酒店吃东北大餐,记得有一道菜就是大烩菜,好大的一盆,里面有土豆、宽粉条、大白菜、黑木耳、肉丸子等,吃起来倒也可口。现在太原也有铁锅大烩菜,味道还行,但感觉还是小时候妈妈做的大烩菜最美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妈妈的味道吧。

那天与几位朋友小坐,不觉已到晚餐时分。我们下楼,沿街寻找合口味的饭店。路过一家铁锅炖,我提议就在这家吃,大伙儿一致赞成。

点菜后不一会儿,店家就把烧肉锅底端到饭桌中间的电磁炉上,又把我们点的粉条、土豆、丸子等配菜依次放进锅里。慢炖了大约15分钟,店家打开锅盖,拿一个木头铲子翻动均匀说,可以吃了。

其实铁锅炖就是大烩菜,只是名称不一样。

小时候条件差,只有在大年初一才能吃顿大烩菜。初一大早,麻利地穿好新衣服,跑到院里先放几响“二踢脚”和大麻炮,回到屋里,烩菜已经炖好,饺子正在锅里上下翻滚。我们兄妹几人先给灶王爷磕头,以保全家安好,然后给爸爸妈妈磕头拜年。这时,爸爸把方桌搬到炕上,摆上炖好的大烩菜、煮好的饺子、黄豆芽拌豆腐干,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那时觉得,妈妈炖的大烩菜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味佳肴了。

后来娶妻成家,每年除夕都与父母一起过,目睹了妈妈炖大烩菜的全部过程。

老辈人的讲究,初一早上有不动刀、不动笤帚的规矩。除夕夜,妈妈提前把大烩菜的材料准备就